

施耐庵

绝
代
奇
才

下册

孙昌宇

SHINAIAN
JUEDAIQICAL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施耐庵

——绝代奇才

SHINAIAN JUEDAIQICAI

孙昌宇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(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施耐庵—绝代奇才/孙昌宇著

shinaian—juedaiqicai

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6.6

ISBN 7-5354-1305-6

I. 施…

II. 孙…

III. 史传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·1064

1242.47 / 12201

施耐庵—绝代奇才

shinaian—juedaiqicai

© 孙昌宇著

策 划:黄义和

封面设计:刘 英

责任校对:罗克志

责任编辑:黄义和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 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mm × 1168mm 1/32

插 页:4 印张:28.875

版 次:1996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:620 千字

印 数:10001—13000

ISBN 7-5354-1305-6/I·1064 定价:56.00 元(简精装,上、下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二十九 铁骑虎将荒林铍羽 红裳女子寒夜惊魂

这一骤变实在惊人，瘫坐在地上的施耐庵直吓得“啊”地叫出声来。他想，察罕帖木儿神力骇人，那只巨爪一旦抓中，红衣女子决无活命之理，再加上这一甩一踏，这可怜的女孩儿只怕要粉身碎骨！

他正自惊骇，忽见察罕帖木儿猛力勒住马头，仿佛发狂般地挥起钢挝四面乱击，直扫得周围树林枝断叶飞，泥石迸溅，那匹踢雪乌骓也犹如失了控驭，四蹄乱踢乱蹶，如飞跳跃，将马上的察罕颠得几乎坐立不稳。

施耐庵一见，心下诧异：这元将一抓得手，他却如此狂挥乱打，到底是何蹊跷？

他忍住肩头刺痛，挣扎坐起，凝神一看，不觉又惊又喜。

只见战圈之内，此刻早已是另外一番情景：黄、蓝、白、红四个人影流星赶月般地团团围住一个察罕帖木儿，四枝短戟、一根烂银蛇矛、两柄绣鸾刀直舞得“虎虎”生风，察罕帖木儿一时间左支右绌，显得十分狼狈。尤其是坐下的那匹马，仿佛发狂一般，控驭不住，乱跳乱蹦，倒把这个勇猛的元将弄了个手忙脚乱。

原来，就在察罕的巨爪堪堪便要抓及红衣女子之时，忽然眼前白光一闪，一条巨蟒般的白带子倏忽间早已刷向自己的双目，他仓卒间晃头一避，谁知“嗤”的一声，从白光之

中窜出一个黑黑的圆球，“卟哧”一声，无巧不巧，恰恰击中了他的右眼。他勒马便要跃出战圈，岂知就在那踢雪乌骓双蹄腾跃之时，那只黑球“梆”的一声又打中了马的膝头！饶是察罕帖木儿身经大敌，仓卒之间，哪里躲得了这一奇袭？立时右眼被棋子打得眼帘破裂，血流满面。座下马也被打瘸了前蹄！郭云、吕俊二人见一时冲不进土坳，也一齐奔了过来，与两个女子一齐围攻察罕帖木儿。四个人心里想到一处：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并力收拾了这个元将，元兵自然不攻自溃。

这一场恶斗又激烈又好看，红、黄、蓝、白四条人影围着一个黑马黑衣的元将，走马灯儿似地斗了约摸四十余合，堪堪杀了个平手。

施耐庵躺在地下，肩头伤痛稍稍缓解，但一时却挣挫不起，眼看这山道上五人激斗景况，心中的惊疑早已冰释，不觉嚷道：“快，这元将要往东边杀，避过东边，杀他西边！快，他马蹄仰起，杀他下三路！快，快……”

正在激斗的四个小将有了施耐庵的指点，仿佛又多长了一双眼睛，指东杀西，指南打北，察罕帖木儿眼看战不下四个乳臭未干的少男少女，心中本自发烦，及至又听到施耐庵在一旁不停罗唆，心中更是发毛，恨不得奔过来一挝将他击死，可是四员小将七宗兵器裹得他无法分身，又哪里脱得出圈子！

看着看着，施耐庵忽地觉着这山岗之上有些异样，除了这战圈之中五人激斗之声以外，周遭竟然倏忽间变得十分寂静，适才那喊杀连天之声不知何时早已消歇。

他心中诧异，双眼从战圈一边挪开，展目四望，只见这

山岗之上空空落落，那如蚁似潮的大队元兵已经踪影全无！

他朝土坳那边一看，更是惊得呆了：只见那些被俘的眷属一个也不曾留下！施耐庵心中一凛，会不会是官兵见势不妙，将众眷属押到山岗之下，一一杀死，然后再来围攻眼前这五个人？

想到此处，施耐庵热血涌上脑门，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，一跃身站了起来，冲着激斗的四位小将大声喊道：

“休要中了元兵调虎离山之计！快快罢手，前去援救妇孺老弱！”

谁知他喊声未落，半空中早已鹰隼般掠下一个人来。

只见他身若猿猱、纵跃轻捷，疾风般直掠向激斗的五人。

霎时，只听得战圈中又响起一声“咦”的怪叫，紧接着那察罕帖木儿猛一勒踢雪乌骓，“托”地跃出了战圈。

郭、吕、林、燕四人正斗得性发，眼见察罕帖木儿并未落败，却惊呼跃出，不觉齐齐怔在当地。

只见那察罕帖木儿黄发纷披，双目失神，额上刻着四个血淋淋爪印，兀自一串串地渗出血迹，配着那一张锅底般的黑脸，满腮钢针般的虬髯，煞是骇人。

四个人正自惊诧，忽听得左近一丛灌木之中响起唧唧笑声，一个瘦小的人影“唰”地站出，只见他右手抹一抹脸上的草渣树叶，左手高高的拎着一顶鍍铁豹尾头盔，唧唧笑道：“兀那黑大汉子，连驴头都在俺手上，你还不服输么？”

察罕帖木儿一见自己头上的铁盔神鬼不觉之际竟然到了此人手上，而且在取走头盔之时，顺便在自己额上抓了一爪，这般身手，真真叫人瞠目结舌！

察罕帖木儿稍稍定神，不觉又羞又恨，怒声喝道：“你这

黑瘦鬼是何人，敢来俺‘铁骑虎将’头上搔痒？”

“黑瘦鬼”笑道：“唧唧，倘若你身上头上虱子多了，改日俺‘灶上虱’再来与你搔痒，只要你那皮肉禁当得起！”

察罕帖木儿摸了摸额上四道血淋淋的伤痕，气得“哇哇”乱叫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他抬头一看，见山坳里的囚犯与众元兵均已无踪，心中早已寒了半截，哪里还有心思与这几名“草贼”缠斗？于是，纵马逃出了山林。

五个人愣了一阵，那姓燕的女子正欲追赶，郭云忙道：“休要赶了，你不是此人对手！”

说毕，他转头对时不济深深一揖道：“时家大叔，多谢你救了爷爷、奶奶、大姨、小侄！”

时不济闻言，忙道：“什么，俺救了你爷爷、奶奶、大姨、小侄？唧唧，笑话！俺救的是你们这几个傻小子、愣丫头！”

郭云一听，脸色倏变，问道：“时家大叔，这么说，眷属们不是你救的了？”

时不济依旧唧唧笑道：“俺时不济不敢贪他人功劳，可自己的功劳从来便未曾谦让。倘是俺救了那帮老弱，俺还骗你们这几个小辈不成！”

郭云闻言跌足，嚷了起来：“哎呀，糟糕！这么说，爷爷、奶奶、大姨、小侄们是被元兵悄悄掳走了！”

吕俊插上来道：“不会！那些元兵手足粗笨，嗓音又大，吆喝驱赶之时，难道俺一点声响也听不到么？”

红衣女子亦道：“俺那些大爷、大姨们又不是绵羊，元兵要赶他们走，不会一点声响都不弄出来的！”

此时，施耐庵已由姓林的女子搀扶起来，也插口问道：“时大哥，你赶上山岗之际，可曾看见土坳内的人众？”

时不济摇摇头道：“没见。”一边说，他一边从怀内掏出那黑色锦囊，递了过来说道：“瞧，俺去醉仙楼放了一把大火之后，便依计直奔这个岗子，只道此处有一场好杀，谁知空空荡荡，只剩你们四个毛孩子与那黑汉子斗着玩儿，是俺这么一掠一抓，便将他吓得夹屁跑了个无踪无影！”说毕，兀自挤着小眼唧唧乱笑。

吕俊听毕，一步冲到那红衣女子面前，怒声斥道：“都是你这野妮子做的好事，丢了爷爷、奶奶、大姨、小侄们，看你如何向义叔交帐！”

望着那空荡荡的土坳，红衣女子双目瞪直，久久无言，心中懊悔不已。

姓林的女子上前答道：“这件蠢事也有俺一份，休要全怪燕师妹！”

红衣女子双眼早已滴下泪来，她一把挽起披散在肩头的长发，绣鸾刀倏地一抖，竟然切向咽喉，口中叫道：“爷爷、奶奶、大姨、小侄！是俺坑了你们，俺、俺、俺这就随你们来了！”

说毕，头一仰，手肘一弯，那寒芒森森的刀刃早已触到喉头肌肤！

这一变故实出意外，众人连阻拦都来不及。亏得时不济起动迅捷，“唧唧”一声，疾如闪电，身影掠起之时，一只手早磕上了红衣女子的臂肘，一把绣鸾刀立时脱手飞去！

郭云、姓林的女子和施耐庵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只有吕俊却兀自沉着脸说道：“哼哼，自己闯下祸来，犹然寻死觅活地吓唬人！是好汉去将眷属们寻回来！”

一句话不打紧，只见红衣女子霎时双手悬垂，目光呆瞪，

脸上神色惨变，痴立片刻，忽然如疯狂一般，挥起手中另一柄绣鸾刀，朝着左右树丛草棵一阵乱劈。劈着劈着，她忽地一把抛下手中刀，掩面呜呜大哭起来。

这一哭，倒叫施耐庵心下不忍，走上几步正欲劝慰，郭云连忙拦住，说道：“施相公，休劝！师妹的性子俺最清楚不过，素常肚里存了委屈，一顿大哭方能消解，倘劝得她住了声，那怨气憋在肚子，反倒会憋出古怪来！”

施耐庵一听，只好把涌到喉头的话缩了回去。

红衣女子哭声愈来愈响，竟自闹得众人鼻子都酸了。

只听得“唧唧”一笑，那时不济走上前来，在红衣女子肩上轻轻一拍，说道：“哎唷唷！好侄女儿，俺这颗心平日便是炸雷也轰不动的，此刻也被你给哭碎了！快快起来，俺有话讲！”

那红衣女子正哭到伤心处，见有人劝，益发触到肝肠，呜呜哇哇哭得更其凄惨。

时不济道：“好侄女儿，这泪水不是河水，流干了可是要变老太婆的！快起来，俺有事告诉你！”

红衣女子呜咽答道：“时家大叔，俺丢了爷爷奶奶，俺不想活了！”

时不济忽地一跺足，大叫一声：“起来，俺还你爷爷奶奶！”

红衣女子吓了一跳，双肩一耸，扬起泪眼模糊的脸庞，期期艾艾地问道：“时家大叔，你真、真的晓得，俺的爷爷奶奶们的下落？”

时不济道：“傻妮子，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，俺‘灶上虱’何时骗过女孩儿家！”

这一句话音未落，郭云、吕俊、施耐庵、林姓女子、燕

姓女子一齐围住了时不济，嚷道：“时大叔，你真的晓得爷爷奶奶们此刻在哪里？”

红衣女子脸上挂满泪珠，眼里却分明露出笑意，她一把攥住时不济的衣袖，一叠连声地叫道：“好大叔、亲大叔，快告诉俺，爷爷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时不济一言既出，那笑嘻嘻的神色刹时变得郑重，他一把拂落红衣女子的手，慢慢地说道：“唉，好侄女儿，你这一哭，倒把俺哭糊涂了，叫俺忘了吴大哥的将令！”他待要反悔，又怕这四个孩子笑自己身为长辈言而无信。可是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一旦泄露，又怎生收场？

他默默地蹀躞了两步，忽地转身对红衣女子说道：“好侄女儿，要俺告诉你这件事，须得依俺一句话！”

红衣女子连连点头，抹一把泪眼答道：“好大叔，慢说一句话，便是一箩一仓话，俺都答应！”

时不济点点头道：“俺时不济时运不济，人又生得猥琐，手艺又恰只学得一个‘偷’字，今生今世只怕无家无室，可俺偏偏心里盼着有个儿女！只要你叫一声‘干爹’，俺、俺、俺哪怕杀头刳足，也敢将那些眷属们的下落告诉你！”

只见红衣女子莹莹射人的两颗泪花儿在眸子里滚来滚去，行了个大礼，对时不济道：“时大叔，别说了，你肯收俺这无爷无娘的孤女作螟蛉义女，那是俺泼天的造化！从今日起，你、你、你便是俺燕衔梅的亲爹！”

时不济一听，立时喜得两撇黄黄的鼠须翘得老高，忙忙地一把扶起燕衔梅，声音抖抖地说道：“好孩儿，快起来！你这一声‘亲爹’把俺的心都叫酥了！莫拜莫拜，俺禁当不起！”

红衣女子站了起来，对郭云、吕俊、施耐庵三人道：“施

相公，郭师兄、吕师兄，俺结拜义父乃是人伦大事，相烦三位作个见证！”

三人一齐应道：“你二人情似父女，义重山岳，俺们极力撺掇！”

姓林的女子点点头，喃喃诵道：“过往神灵在上，今有梁山英雄后代时不济、燕衔梅二人患难相知，义结父女。二人志向相投，辈份不悖，天地可鉴！”

说到此，她向天打个呼号，说道：“愿你二人异姓结拜，情逾亲生，生死否泰，永不相叛！神明鉴察！”

祷毕，时不济、燕衔梅二人相扶站起。立足未稳，那吕俊性急，挤过来问道：“时大叔，头也磕了，干女儿也收了，快把眷属们的下落说出来吧！”

时不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事不说则已，说出来你们可休要吓得打抖。”说着，他转头对燕衔梅道：“孩儿，你今日可闯下大祸了！”

燕衔梅忙道：“爹，俺闯下什么样的大祸，把你吓成这副模样？”

时不济又长叹一声，坐倒在一棵树墩上，掐着两个指头，说出一番话来。

原来，施耐庵那夜与徐文俊等在宿迁附近的岔道上分别之时，并非神鬼不觉，早有一个人倒挂在道旁树杈之上，暗暗窥探，将一切都听了个一清二楚。

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奉了“吴铁口”之命一路跟随施耐庵的“灶上虱”时不济。

嗣后，施耐庵迤逦北来，时不济不远不近，一边寻迹而进，一边四面警戒，恐怕一路之上有歹人加害于这个书生。

及至到了那泗洲大圣庙内，时不济攀在山门前的滴水檐下将杀人的景况瞧了个清清楚楚。待到施耐庵与那帮史家的手下争斗之时，亏得时不济抓了一把卵石，信手掷出，“乒乒乓乓”悄悄地引开了那几个人的注意力，致使这帮奴才吓得一哄而逃。斯时施耐庵凝神对敌，时不济出手如神，他又哪里能够察觉？还道是这伙奴才胆小如鼠，被他一语哄得丧胆亡命。

就在施耐庵走进张秋镇之前，那帮史家奴才早已到附近的元兵驿站报了讯息。驿站官员闻讯，一面派人跟踪晁氏饮马川六杰，一边用了“飞雁驿马”直奔扎在郟城的元兵大营，将发现一个从南方来的古怪书生等等机密情报禀告折冲将军王保保。

说起这“飞雁驿马”，那确是蒙古王室一桩极为厉害的传讯手段。蒙古贵族从大漠崛起之后，雄心勃勃，意欲吞并四海，常常借那可畏的雕翎铁骑，奔袭千里，攻敌于措手不及。因此便养了一帮控驭手段极为高强的骑手，精心培育了一批日行千里的大宛良马，隶属“大汗总幕”。一旦需要，便将他们撒往各地，方圆数百里、数千里地面的兵情敌情，风吹草动，克日便可了如指掌。这批专司探讯传讯的骑士，身手煞是惊人，常常一人三马，一日一夜反复替换，可奔数百里以至千里！

试想，张秋镇一带离郟城大营不过百里之遥，这“飞雁驿马”片刻便到。大营主帅、折冲将军王保保闻讯之后，立即布置下了一个极为毒辣的圈套。

提起这元廷大将王保保，也是一个非凡人物。此人出身并不显赫，祖辈生长呼兰草原，元世祖时被蒙古贵族掳上

都，因他养得一手好马，颇得“战俘营”首领关顾。时届忽必烈立国建都，荣登大宝之日，各“战俘营”均到皇帝大幕之前贡献能工巧匠，那战俘营首领无人可献，便将王保保祖父献上。元世祖忽必烈命他在幕前与三匹无缰劣马较力，此人不捺拳不撸袖，轻轻走上几步，嘴里不知“呱呱叽叽”嘟哝了些什么话，伸开两指在那三匹烈马鼻翼、颈窝、肩胛、后臀上几处毛旋之内捏得两捏，说也怪，那三匹见人便咬、见马便踢的劣马仿佛白象遇到了文殊菩萨，青牛逢上太上老君，立时乖乖地俯颈踏蹄，挨衣嗅裤，煞是亲热驯服。忽必烈一见大喜，立时传旨，封他为御马都督，掌管宫内一应养马驯马事宜。

及至传到王保保这一代，朝廷更是恩宠有加。这王保保不是他的原名，而是他慕汉人文采典雅，取的个名字。此人原名扩廓帖木儿，自幼生长在战马群里，武将家中，生就强悍凶猛的性情，养成骑马弯弓的嗜好，日日与那些蒙古武士学武较技，练得一身强劲臂力，高强武功。平素日使一杆五十七斤重的虎头金枪，一旦抡动，便是百十人也近身不得。此人更有一桩奇处，便是长年在京都行走，认识一些名臣雅士，耳濡目染之际，渐渐觉得蒙古贵族发迹于荒漠草原，无论文章风采，礼仪习俗，远远不及中原氏族、江南衣冠的典雅风流，于是，也学着谈经诵史，留意效法，倒养成了不少文雅兴致。十七岁上，他在大都城内访到一名汉人宿儒周鸿渐，将他请至府中，拜为师傅，教授那汉人典籍，还请周鸿渐替自己取了个不汉不胡的名字，叫做王保保。那意思是：既要保住自己显赫地位，也要保住汉族的文章繁华。单凭这个古怪名字，便可看出此人的心性志趣，委实是大大异于在朝的其

他蒙古重臣了。

至元年间，只因朝政腐败，义军蜂起，元廷便将王保保委以重任，叫他出任山东行省平章、折冲大将军，镇守齐鲁一带。朝议以为：山东历来民风强悍，极富反抗精神，又近逼京畿，实为军机重地，扩廓帖木儿——王保保文武兼备，沉勇刚毅，有他坐镇，朝廷便可以安枕。这王保保也久慕齐鲁文章荟萃，衣锦繁华，既有岱岳沂蒙之雄奇，又有曲阜孔庙之胜境，自然欣喜不置，克日走马上任，率部坐镇济南。

迄至河南、安徽、苏北一带白莲教义军兴起，这王保保一番筹划，记起兵法上的要旨：取胜之道，须制敌于机先，防敌于心膂。他觉着既然“叛党”在南，坐镇省府，乃是被动挨打之势，必须挥师扼住齐鲁南面门户，方可伺机搜剿，“保境安民”。于是，便悄悄将大营行辕南移至沂水、郯城一带，且将“飞雁驿马”四面派出，广伸触角，以期未雨绸缪，先发制人。

这一日王保保得知有不明身份的人从苏北北上，又在泗洲神庙发现了饮马川“大盗”晁景龙等六人的踪迹，立时警觉起来。猜想值此“乱党”四起之时，忽然冒出这几桩怪事，其中必然大有文章。敢莫是那淮泗“悍贼”已有极大的图谋，派出眼线，与山东“流贼”联络，以便待机举事。

这扩廓帖木儿——王保保不愧是元朝数一数二的名将，他并不立即派人抓了施耐庵，围捉饮马川六杰，而是命几个精悍部下尾随而来，见这两路人马都一齐奔了张秋镇，立时心下恍然：南来的“蛮子书生”说是路过犹可，那六名“大盗”杀了史绳武之后不回饮马川大寨，却也够奔这小小古镇，莫非这镇上藏着什么不知名的“叛党”魁首？

王保保曾精研齐鲁地形，他知道：这张秋古镇西北距梁山泊“叛军”遗迹不远，又当南北交通要道，敢莫此事与朝廷正在举国搜捉的梁山“遗孽”大有关联！

“张弓于雁头，防患于未然”，扩廓帖木儿——王保保一番斟酌，决定下一个“杀着”，悄悄调集张秋镇左近营寨的元兵，连夜围剿张秋镇。他想：即或捞不到大鱼，也可捉住六名饮马川“大盗”和那个南边来的“蛮子书生”。

部署之时，为了不使六名饮马川“渠魁”突围回山，特地派了“铁骑虎将”察罕帖木儿埋伏在张秋镇通饮马川的山道，以便擒拿张秋镇上的“漏网之鱼”。

施耐庵哪里晓得个中内情，莽莽撞撞一头走进那张秋古镇。其时，“吴铁口”早已从时不济口中得知他到了镇上，便在那必经的街口酒店——醉仙楼前摆了算命摊子。“吴铁口”于等待施耐庵之时，忽觉这酒楼之中不时有几个眼生迹怪的人物出进，他心中一动：莫不是元兵又在此处设下陷阱！于是，便在瞧见施耐庵欲进未进之时，以气传声，以足划地，将他引走。

待到施耐庵与那白衣女子在吴宅廊下斗棋之时，恰好晁景龙等六人也到了吴宅。此时，郭云、吕俊二人已从元兵探子身上搜到密札，得知王保保发令围困张秋古镇，捉拿“梁山余孽”。“吴铁口”久历大劫，城府深邃，这种变故哪里吓得住他？当时只有一桩叫他为难的事，那便是多年经营的秘密住所一旦被毁，再不能招纳梁山英雄后裔，共聚大义，所以彼时他犹疑万分，举棋难定。

及至坟地之上发现了施耐庵，得知施耐庵心中藏身绝世大秘，“吴铁口”早放下一颗悬悬之心，立即头脑清醒，思虑

敏捷，筹划出了一系列奇妙莫测的对策。

他想，扩廓帖木儿——王保保为了将张秋镇上的“乱党”一网打尽，必然调集郟城境内所有蒙古大军，四面合围。既然家园已破，施耐庵手上又掌握了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后代的秘密，已无后顾之忧，不妨趁此时机，率领手下这十几条好汉，连夜北上，直奔汶上、郟城，夺了那一带城池，然后徐图归复梁山山寨。

他深知凭饮马川六杰的武艺，突围而出自然不在话下，突围之后，他们便可率领饮马川山寨的义军鼓勇而前，乘虚直捣峰、滕、邹、兗数县；而解明、解亮、穆龙、穆虎、蔡遂、蔡巡六将便可率手下兄弟在邳城、红花店一线堵住元兵。自己与郁岳、王抔九两人率领数十名弟兄直插饮马川，一面搬运粮草器械，一面接应阖宅家眷，结成第二道防线，以防二解、二穆、二蔡抵挡不住王保保攻势，好在饮马川一带施以痛击。

他将这一番周密计划写入三个锦囊，分交三路人马依计而行。而时不济的行动路线便是在醉仙楼放火之后，沿路护持大队家眷与施耐庵一行人众。

时不济放完火，一溜疾跃赶至那道丘岗，不觉大大地吃了一惊，只见一众眷属早已陷入察罕帖木儿设下的陷阱，数百元兵正在那骑着踢雪乌骓马的元将指挥之下，一个一个地绑缚着那些无力抵抗的老弱妇孺，而护卫眷属的两个女将却迟迟未见踪影！

、时不济孤单一人无法援救，当即施展轻身功夫，疾奔饮马川山寨，将一切禀明了从捷路上山的“吴铁口”。

“吴铁口”闻讯之后，不觉连连跌足，他一向筹算周密，

一丝一毫都切合得严丝合缝。燕衔梅这一番失机误事，使他那一串计谋立时出了破绽，仿佛一串链子上断了一环，整圈链子哪里还联得起来！

“吴铁口”叹恨之余，立即命人在饮马川山头点起三堆火，这是早已约好的撤退讯号。赧即率领饮马川弟兄疾奔那囚着一众眷属的山岗。

就在燕衔梅身处险境，郭云、吕俊、姓林的女子三人弃了土坳众人前来援救之际，“吴铁口”、时不济、郁岳、王抻九四位好汉率着一众兄弟赶到了那座山岗。

一见岗上情势，“吴铁口”立时定了计策。他知道此刻决不能强攻硬打。打急了，那些元兵一怒之下，说不定会杀害被囚的老弱妇孺！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先命时不济、王抻九二人乘着夜色朦胧，从崖隙树丛中钻入土坳，混进眷属队中，悄悄儿一个个割断了一众老弱的绑缚。“吴铁口”一见二人发出得手讯号，立即在草丛中弄出“簌簌”响动，那些元兵见满山遍野忽然树动草响，只道是有人逃窜，立即四下搜找。可怜这些元兵长年缩在兵营之中，哪里摸得着这山岗上昏昏晃晃，尽管人数不少，被“吴铁口”率着几十名弟兄藏在草棵石缝之中，东一刀，西一棍，立时杀了个干干净净。打个呼哨，王抻九便率着早已脱缚的老弱妇孺一哄逃出了土坳。

“吴铁口”计谋得手，留下时不济助郭云、吕俊、施耐庵等五人收拾察罕帖木儿，自己率着大队人马奔回饮马川山寨。

彼时，正值郭、吕、燕、林四人与察罕帖木儿正斗到涧深，哪曾发觉眷属被救的情景？待到发觉元兵失踪、眷属无迹之时，自然要诧异莫名了。